

人文观察

一滴水可以折射出七彩阳光，一部优秀作品可以透视时代的精神风貌。电视剧《生命树》为何如此打动观众？观众从《生命树》中看到了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，看到了民族团结的牢不可破，看到了雪域高原的苍茫辽阔，更看到了牺牲与奉献的精神赓续。《生命树》的成功，再次证明“扎根人民、扎根生活”是文艺创作最根本、最关键、最牢靠的方法。

在电视剧热播之际，本版特邀请主创团队和三江源国家公园负责人，分享创作甘苦，畅谈责任共担，品味文艺作品与生命坚守的交响，感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力量。

——编者

以“笨拙”的求真致敬生命的坚守

侯鸿亮

“生命树”是什么？在剧中，它是主人公白菊家院子里的那棵小叶杨，孑然矗立在高原风口，枝叶稀疏却毅然顽强。在我们心中，“生命树”是一种信念，这棵无形的树，根系连接着每一寸冻土，每一滴融水，生长在高原人的精神世界里，也生长在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理解之中。

我们曾以为，环保就是政策、是技术、是数据。直到真正踏上那片土地，站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无人区，呼吸着只有平原60%的氧气时，我们才明白：环保的本质，是一种文明信仰。这种认知的转变，重塑了我们的创作观。当剧中巡护员在凛冽的风中与盗猎者对峙，他们手中紧握的，不仅是职责，更是一种古老的承诺：护住这片草场，便是护住了远方的江河；留下这只藏羚羊，便是留下了未来某处一片灵动的生机。

影视创作的意义，便是将这种看似“无形”的守护，转化为可被感知、触碰的“有情世界”。我们希望通过《生命树》，让观众看见高原上艰难存活的树苗，如同看见一种坚韧的希望；让观众听见风掠过湖泊的声音，如同听见一个民族与自然的长久对话。

在具体的创作中，我们力图让宏大的时代命题落在鲜活的人物命运之上：白菊在去留之间的彷徨、多杰在多重责任间的撕扯、林培生发展与环保间的权衡……正是这些充满人性真实的褶皱，让“守护”二字拥有了温度和重量。

6年筹备，多次深入青海采风，5000多公里青海大环线勘景，700多位演职人员188天高原实景拍摄。这些数字背后，是我们对真实的极致敬畏。创作团队花费大量时间沉浸于高原，从一件磨旧的藏袍到一座县城的复原，让每一处细节都散发来自那片土地的气息。这种“笨拙”的求真，是我们献给故事与观众的最高敬意。

《生命树》播出后，我们看到这棵“树”正悄然生长。观众自发搜索青海生态保护的真实故事，了解到杰桑·索南达杰等环保烈士的事迹，感慨“原来我们今天能看到藏羚羊奔跑，是有人用生命换来的”。德令哈市柯鲁柯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客流爆棚，“跟着《生命树》去巡山”成为年轻游客的新潮流。这让我们深切感受到，影视作品所承载的，不仅是一个故事，更是一颗可以生根发芽的种子。

“生命树”还可以是什么？它的故事未完待续……谨以此剧，诚邀大家一同成为“种树人”——让守护的信念从高原蔓延至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

（作者为电视剧《生命树》总制片人）

带着敬畏种下精神的“生命树”

李雪

《生命树》播出之后，引发了一些讨论。有人问，这部剧到底想讲一个什么故事？是环保，好像又不只是环保。我想，准确的回答是，我们试图用影视艺术，去正面回答一个问题：在生存、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，人究竟该如何自处？

写环保，如何破题？最偷懒的方式，是抛弃对环保本身的思考，套用传统类型片的成熟叙事模板，拍出一部充满奇观、冲突的西部警匪片。这样做可能会取得更大的商业成功，却无法完成长剧应该承载的使命。我们希望拍出的，是一部多年后再看依然有价值的作品。

首先要做的，是讲好“发展与保护”的辩证关系。剧中玛治县的贫穷是悬在所有人头顶的刀。县长林培生最初并非一无是处，他急于招商引资、开发矿产，是出于致富的迫切愿望；而副县长多杰，在目睹了藏羚羊被猎杀、古河道被刨开的惨状后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保护生态。他们两人的冲突，是特定历史阶段中国在现代化探索中经历的阵痛与撕裂。

其次，要寻找“天人合一”的中国叙事。巡山队超越时代的精神力量源自何处？回答这个问题，便不能把焦点仅仅放在“抓捕盗猎分子”的情节上，而要将镜头对准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、人与动物、人与精神的共生关系。当地群众充满哲思和诗意的生活状态，多杰在无人区里对生命的敬畏和守护，张勤勤作为援青医生对这片土地的无私反哺，白菊在17年漫长岁月里的执着守望……我们试图用一种冷静、克制却又饱含深情的手法，去呈现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生态理念变化。

最后，是敬畏时间的刻度，完成信仰的跨代接力。环保产生效果是一个需要以“代”为单位来计量的漫长过程。我们用17年的时间跨度，展现了生态保护的艰难与必然。多杰倒在胜利之前，但他种下的那颗种子，在白菊、邵云飞以及无数后来者的身上生根发芽。他们用17年的青春去追查真相、打击盗采、守护环境。这种近乎执拗的坚持，生动诠释了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精神境界和“功成必定有我”的历史担当。

青藏高原的风雪，洗涤了剧中人的灵魂，也重塑了我们创作者的敬畏之心。《生命树》的故事虽然落幕，但只要我们心中对自然、对生命的敬畏不曾消散，这棵生命之树，就会在每个人心中永远常青。

（作者为电视剧《生命树》导演）

扎根厚土 守望高原

聆听电视剧《生命树》背后的故事



①



②

传承英雄精神 守护美丽家园

邱纪春

三江源的风，穿透荧屏，轻叩心弦。电视剧《生命树》热播，让可可西里再度吸引全国的目光。剧中多杰队长的原型之一，便是永远长眠在这片雪域高原的英雄杰桑·索南达杰。三十余载光阴流转，当年，是索南达杰与战友们，以血肉之躯为珍稀生灵撑起了第一道生命防线。

我怀着满心亲切与滚烫的感动，追完了整部剧。屏幕里的一帧一画，不是虚无缥缈的影视虚构，而是朝夕相伴的寻常风景，是双脚丈量过的土地，是融入血脉、刻入骨髓的责任与使命。

今年新春刚过，我和同事们便驱车深入可可西里腹地，围绕巡护开展调研。寒风凛冽，山路崎岖，凌晨4点的旷野，车灯下能见度不足10米。身处这般艰苦环境，我心中有数：当下路途的困顿，比起当年巡山队员追击盗猎者时的生死考验，不过是微不足道的。

在卓乃湖保护站，我们与一线值守队员围炉交谈。一名年轻队员讲述亲身经历：车辆误入冰河，众人在冰水中挣扎数小时才脱险。他也曾心生困惑，为何执着守护这片荒原。但每次巡护，在夜晚仰望漫天星河时，便深知这份坚守自有意义。

感谢《生命树》的全体主创人员。他们不惧高原极寒、缺氧艰险，扎根雪域完成拍摄，让杰桑·索南达杰等高原英雄的故事以新的讲述走出群山、走向万家。这份扎根高原、潜心创作的执着，本身就是对“生命树”精神最鲜活、最动人的诠释。

如今的可可西里，早已告别昔日的枪声与硝烟，重归安宁祥和。藏羚羊种群从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余只，它们欢奔原野的壮阔景象，重现雪域大地。“天空地一体化”监测体系层层设防，5G基站、红外相机落地应用，让生态守护告别传统巡护，实现了从被动值守到科学管控、主动保护的跨越。2026年1月1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》正式施行；3月12日，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，为生态保护铸牢法治屏障，我们迈入依法治园的全新阶段。

纵使科技迭代、时代变迁，一代代巡山人扎根高原、默默坚守的赤诚初心，始终未曾改变、从未褪色。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设者和管理者，我们将传承英雄精神，恪守法治底线，坚持系统保护、科学管护，久久为功，持续守护好冰川湿地、江河源流和珍稀生灵，携手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。

（作者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党委书记、局长）

图①：可可西里的藏羚羊。皇甫万里摄（人民视觉）图②：电视剧《生命树》海报。片方供图图③：电视剧《生命树》剧照。片方供图

本版责编：耿磊 版式设计：蔡华伟

人文茶座

科技为媒 戏曲焕新

罗怀臻

在数字浪潮、智能技术与网络生态交织推动的新语境中，戏曲的观看体验、表达形式与传播路径，正发生深刻的变革。

这些深刻的变化体现在哪里？最直观的就是科技为戏曲注入了变革性生产力。

当代戏曲的传承，已远非对过往表演的简单复刻，而是借助前沿技术，实现对艺术本体的深度解构与创造性再现。此前，在“中国戏曲数字焕新行动”中，就采用6DoF（六自由度）程录制技术，对京剧演员的表演进行全方位、多维度的立体捕捉与数字转化。这相当于为戏曲的唱念做打建立了一套可解析、可编辑、可重演的“数字基因库”。更进一步，AIGC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）、机器人、无人机等技术正从生活领域走向舞台中央，深度参与戏曲的创新叙事。在浙江的一些婺剧团，《三打白骨精》中无人机灵动“扮演”孙悟空变化的“小蜜蜂”，《虹桥赠珠》中机器狗身着戏服化身“哮天犬”，这些创新不仅增添了视觉奇观，更拓展了戏曲的表演内容。

如果说科技重塑了戏曲的内容生产，那么媒介形态的变化则彻底重构了其连接观众的“场域”，让戏曲的观演空间从单一的现场剧院式，拓展为线上线下交融、大屏小屏联动的“全景式生态”，戏曲的呈现形式也从“镜框式”转向立体化、细节化。

当前媒介的特性也在重塑戏曲的叙事美学。在短视频平台，完整的剧集常被解构、剪辑出适应快节奏浏览的“高光片段”，这些片段更能引发“情绪爆点”。而“在线”与“在场”深度交融，则成为当代戏曲传承与传播的常态。例如，湖南桃源县汉剧艺术团就将排练厅变为直播间，老艺术家坐镇，青年演员以“戏曲+脱口秀”的创新形式与网友互动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“数字破圈”。

在技术与媒介的双重催化下，当代戏曲正不断突破固有的表现形式与传播边界，展现出强劲的创造性转化能力。这一过程，实质是戏曲“走出去”与“引进来”双向路径上的深度融合实践。

“走出去”体现为与当代流行文化的创造性对话。年轻一代创作者正将戏曲的程式、声腔、意象等元素，提炼为一套极具辨识度的美学“语法”，并将其灵活运用至全球性的文化文本之中。无论是京剧唱词世界名著，还是以京剧韵白改编国外小说，这些实践都是将传统文化的基因密码，植入当下青年的情感结构与记忆场景，完成文化认同的当代建构。

更为深刻的融合在于“引进来”——主动吸收其他艺术门类与媒介形态的优长，实现本体艺术的扩容与升华。例如，仙侠短剧《侠影流光》便有机融合武侠类型片的节奏与悬念，将戏曲绝技绝活转化为推动情节、塑造人物的视觉语言。这也证明，戏曲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形式，更在于其内核强大的文化适应性与可译性。

技术赋能，古韵新生。戏曲这种传统艺术形式，正借数字之风、乘时代之马，在新时代的广阔天地中继续传唱，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华章。

（作者为剧作家、上海戏剧学院教授）

传承

匠心守护，木拱桥神韵依旧

本报记者 施钰

飞虹横卧，落架大修后的后垄桥倒映在涧底碧波之上；青山环拥梯田，新建成的旗峰桥成了两岸村民休闲的好去处；山麓民居旁，古朴的福寿桥迎接着一拨拨研学团队的到来……在福建省宁德市，新老不一的三座桥格外引人注目。

“这一年多，没几天闲在家。”忙完宁德市周宁县礼门乡后垅村后垄桥的大修，吴大根回家歇了几天。

一年多以前，“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”成功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”转入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”。作为寿宁木拱桥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，今年65岁的吴大根坦言自己“更忙了”。他于1978年开始学习传统建筑营造技艺，2011年起开始营造木拱廊桥，并逐渐成为挑大梁的主墨师傅。

去年，由于后垄桥拱架中的“牛头”结构被蛀空，桥体晃动严重，在相关部门与社会各界支持下，该桥于10月开始大修，由吴大根担任主墨师傅。“后垄桥的大修很不一样，对我来说是难度最高的一次。”吴大根说。

修桥难在险峻处。后垄桥拱跨达30米，距水面约20米，两端桥台直接架在陡峭的悬崖之上，观之惊险壮美，修起来却让人头疼。“比如，运送木料靠人工，脚手架都是用竹筏运到桥下再搭的。”吴大根说。

修桥也难在无图纸可参考。吴大根介绍，后垄桥内部部分破损部位已经塌陷，看不清原来的结构比例，“只能拍下整座桥的照片，琢磨计算，再替换腐烂的构件。”“修缮后的后垄桥不失神韵。”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师刘妍带着学生跟踪记录，“这种完全以传统方式进行的落架大修非常难得，我们想留下完整的文字和影像记录。”

寿宁县坑底乡坑底村，旗峰山前，梯田层叠错落，玉水河清澈澄碧，旗峰桥上挂着红绸。午饭后坑底村有不少村民带着孩子来桥上玩耍，坐在桥凳上聊天。

“桥建好了，孩子们跨河上学能少走10分钟的路，河两岸的村民联系也多了。”坑底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叶森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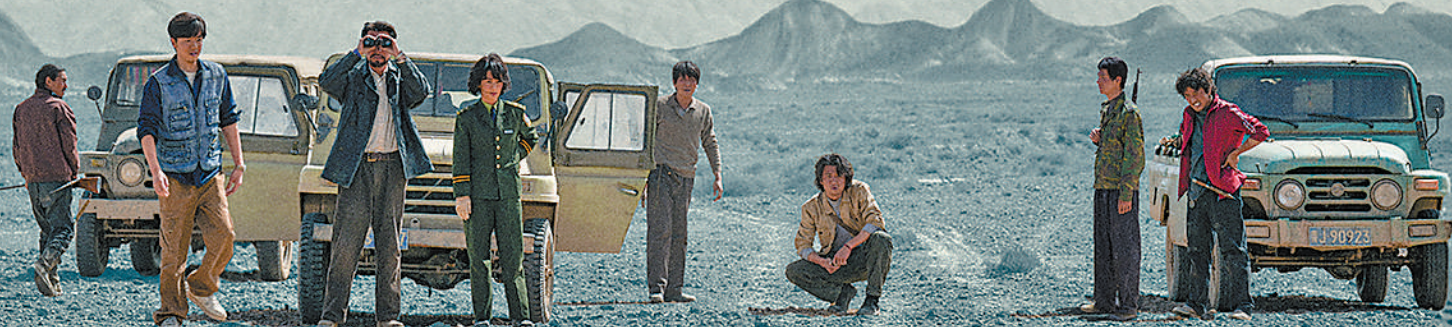
寿宁县山多、溪涧多，各村都有造桥的传统。桥是一个村的名片，也是联结。叶森说，在村里组织下，村民们自发筹集资金，邀请宁德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祥满等建造旗峰桥。2024年9月，宽6.6米、单拱跨度36.6米、高度近30米的旗峰桥建成。

2025年，寿宁县新建4座木拱廊桥。截至目前，民间集资已新建廊桥26座、修缮9座，在实践中完整保留传统营造流程，更维系了建桥护桥习俗。

寿宁县犀溪镇西浦村，自寿宁廊桥博物馆所在处望去，有着近200年历史的福寿桥隐在树丛后。博物馆前小广场上，参加研学活动的孩子们正在分组搭建廊桥积木。

“这两年的研学团队很多，游古村、看廊桥、了解木拱桥营造知识，很热闹！”西浦村讲解员柯丽红介绍。寿宁廊桥博物馆里，图片、文字、模型等记录和展示着木拱廊桥的历史、营造技艺与保护传承历史。

2024年开始，宁德市文化和旅游局策划实施“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多源信息化保护”项目，用科技手段全面留存传统技艺。这一年多来，古桥修缮、新桥新建，再添数字化记录……吴大根说：“有变化，也有不变。我们还会像之前一样，一直坚守。”



③